

瓯城不孤

湖北之外 疫情最重地市 温州战疫观察 (下)

编者按：

温州距疫情暴发地武汉千里之遥，却成为鄂外疫情“重灾区”。18万温州人在武汉经商求学；春节前后，近5万人从武汉返温，这背后是瓯汉两地密切的经济联系。

温州人商行天下。嗅觉灵敏的他们能在第一时间感知疫情。值得赞赏的是，危难之时，有人没有选择独善其身，而是毅然“逆行”，与武汉人民共同抗击疫情。

温州是侨乡。温州疫情严峻时，在海外打拼的温籍侨胞纷纷自发加入家乡抗疫。当海外疫情快速蔓延，温州人又腾出手来，为疫情重点国家提供帮助。

义利并举、善行天下，已嵌入温州人血脉之中。影视剧中的《温州一家人》是与命运抗争、抢发展机遇的“时代弄潮儿”；疫情下的温州“一家人”，是万众一心、襟怀世界、大爱无疆的“命运共同体”。

2月8日，苏玛(左)和丈夫在高速路口值守。 新华社记者翁忻昉摄



双城记

回温州，警惕救了全家人

口述：王力丰 | 51岁 | 商户
整理：魏董华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荒

现在回头想想，我当时的许多举动，救了全家人的命。

我是温州瑞安人，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眼镜生意。说起来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——我们警觉得比较早，刚有风声时，就戴上了口罩。

2004年，华南眼镜城开张，我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。与华南海鲜市场一样，华南眼镜城也隶属于华南集团。

海鲜市场在一楼，分为东西两区，中间隔着新华路。眼镜市场在二楼，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，商户一百多家，也分为东西两区。

在眼镜城100多家商户中，大概有20多户温州人。

温州人喜欢海鲜，偶尔会去楼下海鲜市场，买点螃蟹、基围虾之类的，但不会去买那些野味。

我最早开始戴口罩，是在去年12月31日。这天，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看到，“武汉出现类似SARS感染病例”。

经历过2003年“非典”，我当时就紧张起来，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对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有关部门就出来辟谣——“不是SARS，专家说暂时没有人传人”。我们老百姓哪里懂得这么多，以为就是一股肺炎。

紧接着，元旦那天，楼下海鲜市场就整顿休市了。当时，眼镜城正常营业，大家偶尔还下楼去，围观如何整治卫生，打探疫情的情况。

当时很多人还关心，这得整治多长时间，楼下商户年前能不能重新开业。

直到接到通知，二楼眼镜城也要提前休市，这才感到大事不妙。按正常情况，眼镜城休市在1月20日左右。

市场管理人员通知我们，准备提前一周休市。1月6日前后，又通知我们1月11日休市。

6日左右，听市场里的人说，有几家商户感染，已经在住院。这时，一些小道消息越来越多，恐惧感也慢慢加剧。

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有三家医院。一些医生朋友说，每天都有不少人感染。我判断疫情不会那么轻描淡写，开始高度警惕起来——反正那几天也没有顾客，1月10日我就提前关门了。

当时，儿子读书的中学15日才放假，课外培训班要等到20日结束。除了送儿子上学，我和老婆很少出门。

由于所处的区域位置敏感，脑袋就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。当时，我已能明显感觉到，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几个社区，出来的人相对少了，走在路上也神色紧张。

但大多数武汉人没什么感觉。送孩子上学时，我也发现，地铁、公交、街上、超市里和往常一样，没什么人戴口罩。

孩子回家还说，“为什么要戴口罩，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戴，很奇怪。”

“你别管别人了，自己戴好口罩！”我说。

本来1月22日，我们回老家要办乔迁宴。15日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提前取消了。

回温州是临时决定的。19日晚上9点多，我们睡前打开手机，查了回温州的机票，看到20日航班还有票。

“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明天给

18万温州人在武汉 经商求学。疫情袭来，有人当即拍板，在第一时间 回乡；也有人 不避艰难，选择 回到武汉——

老师打个电话给孩子请假。”我和老婆商量。就这样，我们晚上10点多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第二天飞回温州。

20日，一个亲戚送我们去机场。我们全程戴着口罩。当时，听说机场管制比较严格了。

不过，去到机场我们发现，只有几个人戴口罩。登机后，一名空姐看到我们，悄悄地说：“你们一家防护措施做得真好，我也想戴口罩，现在上面不允许。”

从空姐的眼神里可以看到，她挺担心的。但因为是公共场合的服务人员，她佩戴口罩要遵照统一安排。

飞机抵达温州后，我们坐上提前约好的车，直接回老家瑞安马屿镇儒阳村。

当时，从武汉回来的人员还没被要求隔离呢。不过，我还是比较谨慎，取消了所有应酬，也不让亲戚来上门走动。毕竟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生意，相对会敏感一点。

我们村有30多人从武汉回来，现在都没有被感染。眼镜城里有几个温州人，过年没赶回来。有的封城后想走走不了，有的轻度感染也没法回来了。

今年生意肯定会比较难做。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希望疫情早点控制住，市场能慢慢回到正轨。(应受访者要求，王力丰为化名)

去武汉，不能只做旁观者

口述：陈庆丰 | 45岁 | 眼科医生
整理：魏董华 | 本报记者
林光耀 | 实习生
编辑：黄海波

逆行武汉运送护目镜，免费帮助医护人员修理眼镜——从来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，加入抗疫战斗中。

我和哥哥在武汉经营一家眼科视光门诊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500米。

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节奏。我们提早给员工放了假。腊月廿七，我带着家人回到瑞安老家。

除夕夜，突然接到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师姐的电话：“没有护目镜怎么办呀？医院已经有多位医生被感染，或者是正在隔离。”

门诊平时很大一部分业务，就是验光配镜，加上温州和台州又是国内主要眼镜生产基地。当时，我们就发动亲友，四下联系有库存的厂家。

大年初一，我和我哥总共收购了将近3.3万副日用防护眼镜，满满78箱。虽然不是专业医用护目镜，但也能阻挡正面袭来的大部分飞沫。

当天下午，我俩就跟着台州市邮政局专车，向武汉方向疾驶而去了。

等第二天一早赶到武汉，各大医院早已派车等候我们。省人民医院、中南医院、金银潭医院、同济医院……在我们眼科门诊部门口，领取护目镜的车排起了长队。

三万多副护目镜，一个小时全部发完。

可还有很多人没领到。有一位女医生，看起来非常疲惫，黑眼圈很重，走路都不太稳。她一进来，就把医生的工作

证给我看，说来领护目镜。

我说全发完了。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开始掉眼泪。

我们俩愣了，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劝，赶紧把自己头上的护目镜摘下来，递给了她。这是我们手里最后两副。

就这样，我们留在了武汉，继续筹集护目镜和其他医用物资。

一开始，我们想采购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医用护目镜，但货源极其短缺。

我灵机一动，想到暂时用冰镜替代。冰镜防水，密封性良好，有的还能防雾。而且生产冰镜的企业多，库存量也比较大。

很快，我联系到游泳镜行业协会的几位企业家，拉了一个50多人的企业主微信群。后来，又找到厦门市眼镜协会，请他们帮忙联系到医用护目镜企业。这些企业前后总共捐了14万副冰镜、护目镜给我们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了中转站，接收全国各地发来的冰镜和护目镜。武汉、黄冈、孝感等地的医院，开车到我这里取，就像在参加一场接力赛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，眼镜坏了无处修理。于是，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，免费帮医护人员维修眼镜。

没想到，和眼镜相关的问题还真不少。也许因为经常需要消毒，一直受到消毒剂腐蚀，有的人眼镜鼻托损坏脱落；也许因为护目镜太重，戴的时间久了，有的人眼镜腿被压断；还有的人镜片碎了……

最让医生头疼的，是护目镜的起雾，有时连写医嘱都困难。很多医生私下问我，这种问题能解决不？我尝试了好多法子，用肥皂水、沐浴露、冰镜防雾剂、碘伏……效果都不理想。

无奈之下，我换了个方式：将钢钉从上方刺入软壳护目镜内，然后把海绵固定在钢钉尖上，最后用橡皮筋把左右两根钢钉的尾部拴住，这样就在护目镜里装了一个手动“小雨刷”——用手在外侧推一推钢钉尾，钢钉尖上的海绵就能把护目镜上的雾气擦除。没想到前线医生反馈，效果还挺好。

由于整天穿防护服、戴护目镜又闷又热，很多医护人员会出一身汗。汗湿了鼻梁和两鬓，托不住眼镜。很多人的眼镜戴上后，下滑得厉害。

平时遇到这种情况，用手一推，眼镜就复位了。现在他们可不敢，在病房里护目镜一摘，就有感染的风险。

我千方百计想办法。最后，找到了硅胶的眼镜防滑套。将它套在眼镜腿上，可以稳稳地把眼镜别在耳朵后。没想到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关键时刻帮了大忙。

2月21日，我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：安徽医疗队邹宏运医生眼镜不慎遗失，因忘了度数，要重新验光、配镜。

我有些为难，邹医生在医院里，面对的是需要有创呼吸的危重病人。我与他正面接触有一定风险。

不过，我最终接下了任务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我头一次全副武装，穿上了防护服。验光的过程极其艰难，人不能靠得太近，行动又很受限，我们触碰过的东西都要消毒，十分不便。

原来穿防护服、戴护目镜、戴医用手套的工作如此折磨人，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前线医生工作不易。

数以万计来武汉支援抗疫的医护人员，他们也有父母、孩子，谁不想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呢？相比他们，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。

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很多年后，孩子问我在灾难中做了什么，我该如何回答？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。

异域录

在米兰，我经历过两次疫情

口述：胡允健 | 32岁 | 互联网创业者
整理：王俊祿 | 本报记者
林光耀 | 实习生
编辑：完颜文豪

3月6日下午，我和朋友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旁，支起了一个临时摊位——免费给来往的路人发口罩。为了吸引过往行人，还专门贴上了精心设计的海报。

本以为买不到口罩的意大利人，会踊跃前来领口罩，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摊位附近，有一位卖艺者在弹唱，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我们摊位前却门可罗雀，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一眼。

这批口罩约有5000个，是我们手头仅存的一批了——本是买来捐回国的，因为物流停运，就滞留在了意大利。

截至3月10日，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9220例，居海外国家首位。其中，约一半在伦巴第大区，而我就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。

之前还有2万个口罩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，送给了米兰的华人华侨。现在剩下的这些，我们想通过免费送出的方式，向意大利人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。

摊位前有些冷清，我们只得拿着口罩，告诉过往的路人：“这里有免费口罩送给您。”

然而，有些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戴口罩。我给一个意大利人发口罩，告诉他：“病毒传染性很强，戴上口罩能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他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我身体很好，不需要。”

有些人把我们当成靠免费发口罩为名，索要钱财的骗子。大教堂广场上有不少这样的骗术，我们因此被多次误解。

热脸贴了冷屁股，我们有点丧气。好在也遇到了一些支持和理解的人。

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哥，在我们的摊位前停留了半个多小时，不停地拍照和短视频。他说要上发到意大利的社交媒体上。

他还说：“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。我要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，也让他们知道旅意华人在帮助意大利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。”

另外一些人的反应，也让我们感到暖心。比如巡逻的警察得知，我们在发口罩做公益时，很开心地接过口罩，并连声道谢。

当地《晚邮报》记者还过来采访我们。说实话，当初筹集口罩时，根本没想到疫情会蔓延到意大利。现在，这批口罩竟在当地派上了大用场。

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，我对意大利还算了解，封城并不能使我安心。

封城头几天的米兰，餐厅和咖啡馆只能每天早6点到晚6点营业，保证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少于1米。

实际上，人们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。我听说，已经有餐厅被罚款了。

我在麦当劳看到，店里的服务员依然没戴口罩。可能是买不到，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总觉得只有病人才戴口罩。服务员戴上，反而会使顾客感到不安。

其实，每天跟那么多人接触，服务员

温州有72.8万华侨分布世界各地。温州有7000余位外籍常住人口，每年出入境的外籍人士数以万计。面对疫情，我们不分彼此——

不管哪国人，首先我是医生

口述：苏玛(毛里求斯) | 31岁 | 医生
整理：魏董华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
看到医院工作微信群招募志愿者，我和丈夫的第一反应就是，报名！原因很简单，不管我是哪个国家的人，首先我是一名医生。

这场疫情，对于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，一开始确实有些恐慌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回国了。但我和丈夫不愿意就这样离开。我们知道，一旦走了，心里一定会不安。

我是毛里求斯人，中文名苏玛，已经在温州生活了12年。

2008年，我到温州医科大学读书，取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后，进入温州和平国际医院做外科医生。

我和丈夫在北京认识。他是巴基斯坦人，中文名叫豪孟德，如今也在这家医院做骨科医生。

医院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，主要是中国医生，他们被派去了温州一家重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。

我和爱人作为第二批志愿者，2月1日开始进驻温州南高速口，提供医疗援助服务。

执勤时，我们穿着防护服，戴着口罩、护目镜，像疫情一线的中国医生一样。每天执勤四五个小时，甚至更久。

我的工作也是筛查体温异常的人。如果有人体温超过37.3℃，将被送到临时设置的隔离点。

如果发现持续高温，或者有明显的流感症状，我们会呼叫救护车，把他直接送去医院，确保不和外界有过多接触。

父母很担心我和丈夫，每天打电话来劝我们回去：“快回来吧，中国疫情这么严重，不安全。”

他们之所以这么害怕，主要是从国外社交媒体上，看到很多夸张和不完全真实的信息，甚至还有不少假新闻。

意识到这点后，我们开始考虑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，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海外。

起初，我每天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信息，还有如何预防的小知识。同时，我也在脸谱账号上发布，很多外国朋友点赞和转发。他们留言问我真实的疫情，我都会逐条回复。

一开始有外国网友不相信，觉得我们在中国，肯定替中国政府说话，甚至污蔑我们收了中国政府的钱。我很生气，开始和他们辩论。

我丈夫问他们，你们知道武汉在哪里吗？不知道就去谷歌地图查一下，这可不是一个小镇或者小村庄，而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。

你能想象像纽约这样的城市，封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？

我们看到的，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阻止疫情蔓延，更想让国外的人，正确看待这场疫情。

我和丈夫在自己的“脸谱”上，每天更新疫情信息，比如死亡率、感染人数，以及各地采取的举措。

从最初家人劝我们离开，到后来很多国外网友鼓励我们坚持，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

这就是真实信息抵达海外后的效果。

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。中国遇到困难，我们要和她站在一起。现在，海外疫情蔓延，我和爱人带着中国经验，回到各自国家继续投入抗疫战斗。